



若不是那年，有人手持玉扇搅乱一池春水，便没有今天，有人穷尽血泪只求没有当年。



陌路莫回 盛世妖孽

弄简作品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陌路莫回
盛世元年

弄简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路莫回 盛世无争 / 弄简 作品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54—6831—4

I. 陌… II. 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855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花 七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3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4 页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6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mu lu

前言	qian yan	(1)
楔子	xie zi	(3)
第一章	chapter 01	(8)
第二章	chapter 02	(17)
第三章	chapter 03	(26)
第四章	chapter 04	(35)
第五章	chapter 05	(46)
第六章	chapter 06	(56)
第七章	chapter 07	(66)
第八章	chapter 08	(79)
第九章	chapter 09	(89)
第十章	chapter 10	(98)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108)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119)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129)
第十四章	chapter 14	(138)
第十五章	chapter 15	(148)
第十六章	chapter 16	(156)
第十七章	chapter 17	(163)
第十八章	chapter 18	(171)

第十九章	<i>chapter 19</i>		(182)
第二十章	<i>chapter 20</i>		(190)
第二十一章	<i>chapter 21</i>		(200)
第二十二章	<i>chapter 22</i>		(208)
第二十三章	<i>chapter 23</i>		(216)
第二十四章	<i>chapter 24</i>		(223)
第二十五章	<i>chapter 25</i>		(230)
第二十六章	<i>chapter 26</i>		(239)
第二十七章	<i>chapter 27</i>		(245)
第二十八章	<i>chapter 28</i>		(254)
第二十九章	<i>chapter 29</i>		(263)
第三十章	<i>chapter 30</i>		(271)
第三十一章	<i>chapter 31</i>		(281)
第三十二章	<i>chapter 32</i>		(289)
第三十三章	<i>chapter 33</i>		(299)
第三十四章	<i>chapter 34</i>		(308)
第三十五章	<i>chapter 35</i>		(318)
第三十六章	<i>chapter 36</i>		(324)
番外一 惶惶得之	<i>fan wai yi huang huang de zhi</i>		(330)
番外二 舒兰久候	<i>fan wai er shu lan jiu hou</i>		(336)
番外三 镜月笔谈 皇甫寻篇	<i>fan wai san jing yue bi tan huang fu xun pian</i>		(339)

盛世无争 & 惶惶歌词

盛世无争 & 惶惶歌词	<i>sheng shi wu zheng & huang huang bu de ge ci</i>		(344)
后记	<i>hou ji</i>		(346)



前言

qian yan

我常在想一个人的成长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时间。我也常想，一个人现在的姿态，是生来即有的，还是后天熬成的。皇甫无争，总觉得名如其人，此人必是风度翩翩，超然出世，定是与世无争，衷于市隐。可偏偏，这安亲王爷顶着别致文雅、大气超凡的名字，做着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事情。他是上拆得了皇宫，下搅得了青楼，偷得了国宝，抢得了地摊的人物。什么皇家体面，他从不记在心里，什么贵胄风度，他从不放在眼里。对他来说，江山是兄长在管着。而他的任务是闯祸后，跪在殿下鬼哭狼嚎地求着原谅，挨打时，连滚带爬地忙着翻墙。谁让他命好，生来就有个皇帝心肠、钢铁手腕的哥哥护着，什么惊涛骇浪，他只需可怜巴巴，哭着脸多说几句好话便能轻易躲过。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不是无争，我必定以为古人诚不欺我也。可人生在世，便是你有千般能耐，也逃不过命运安排。

安亲王？失去怙恃，怕也未必能安吧。

去告诉皇帝，我要为他，毁灭天下风情。





去告诉皇帝，我要为他，
毁灭天下风情。

楔子

xié zi

身负盛名的大宓御家花园以“双绝”闻名天下，风情廊、流水亭。

流水亭因水流冬季不结冰，四季叮当作响而得名。风情廊常年迷雾缭绕，衬着朱漆廊柱，卵石曲路，于北方禁城中从骨子里透出江南的生香，实有别样风情。

此刻已过卯时，一颀长人影，素衣湿透，连发丝上都滴着水珠，步伐匆匆地向着内宫方向去，途经风情廊，却被一个宦官模样的人战战兢兢拦下了：“大人，天凉，您还是回府歇着吧。这上朝的时间，还没到呢！大人、大人！那、那是皇后娘娘的寝宫啊！大人您留步啊！大人……”

那颀长身材的人微微侧脸，冷然望着那压低了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奴才，幽幽地问：“你要拦我？”他的声音虽不高，却足以把人的骨血都冻成冰碴子，且不论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便说这气魄，也能让地位低些的奴才吓得浑身打颤。那太监显然是在大人物身边伺候惯的，虽然吓得浑身哆嗦却死活不肯让开，“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蒜：“大人，您真的不能去，皇上和皇后……”

“你敢拦我？”

那太监听顶上又压下一句，不由畏畏缩缩住了口，抬头去望素衣人漆然的眼睛。

外头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不归浑身湿透，像是淋了一夜，便是眨眼，也有雨珠顺着下颚不断滑进衣襟里去。那太监心思灵巧，立马知道了其中的缘由，颤着声音说：“奴才不敢拦大人。只是……皇上不见您，大人便是等一夜，皇上也依旧不会见您，现在又硬闯寝宫……这……”

“这是死罪？”那素衣人唇边露笑，本就秀丽的相貌衬着风情廊上的迷雾尤显秾艳，只是声音却是冷的：“我身上的死罪多了去了，也不在乎皇甫无争再多添这一条。让开！”

此刻天已入秋，虽不能说是冻死人的冷，可再好的身子，淋了一夜雨也再经不起这一冻。那太监听到皇帝过去的名讳，心中一颤还想再辩，却念那素衣人到底是位高权重，干系重大，不敢造次，更不敢应那“死罪”一说，只得放低声音说：“奴才不敢妄论，只是硬闯内宫，毕竟惊动得太多，奴才担待不起。求大人体谅奴才实在难做。这天这样冷，大人淋了一夜雨，不如早些回府中休息吧！”

素衣人不为所动，不再与那太监多做纠缠，抬步欲走。岂料，那阉人一把抱住他的靴子。“您三思啊！擅闯寝宫是死罪！何况，皇后娘娘还未起身，大人！”这凄然一

叫，令得风情廊风情尽失。那素衣人定下脚步，宽袖翻然间便有三枚银制袖箭齐齐钉在朱漆柱中，入木三分。他语意平静，稍扬眉尾冷然问道：“你能拦我？”

太监早听闻说不归曾在平定边疆的一次战役中身中奇毒，无法动武，这才敢斗胆相拦，如今看这袖箭入木三分，便想起眼前人武功“天下第一”、儒麟余色骠骑大将军的封号，吓得连滚两圈，待他爬起身，那素衣人早已背影朦胧。毫无办法的他，只能戚戚然叫道：“不归大人要闯盘龙殿！快去护驾！快去护驾！保护皇上！保护皇后娘娘！”

皇帝只穿了中衣，连靴都未着，赤脚出殿前来迎他。这情景像极了几年前，皇甫无争听他得胜还朝，高兴得连鞋都来不及穿，便跳下床榻，跣^①足相迎。可今时不同往日，年轻的皇帝赤着脚，手中却持了剑，脚步沉沉，很有杀气。

不归未动，浸透了衣服的水珠却滴滴答答落下来，很快，所立之处便湿了一片。

皇帝出殿，撞见不归鲜有的狼狈，也是愣了一愣，稳住心神问道：“你竟真等了一夜？”他从未料过，心高如不归，竟也能如此委屈自己在那四处灌风漏雨的亭子里冒雨等了他一夜。

不归眼沉如墨，见皇帝那副打扮便知道，他与皇后定然是春宵无负，顿时周身更是凉意逼人，沉着声音问：“风情皇后果然好风情，竟能让皇上忘记待客之礼，如此衣衫凌乱便出殿迎我。”

风情是皇后的封号，岂是外人轻易喊得的？皇帝听不归喊得这样轻亵，顿时怒从心中起，训斥道：“大胆！我皇甫家的家事何时也轮到你来管！若不是看在你我并肩共战多年，还念那一份师徒情谊的分上，不归！你当真以为朕会轻饶你！”

“看出来，皇上英勇，此番携剑，可不就是为了取我性命？”

“混账！当年，你枉杀凌卓、赵猛，朕容你！你骗朕说你战死沙场，完好出现时又诳说是中了奇毒，你这般欺君，朕也容你！朕百般容忍，你却不知收敛，竟胆大妄为，胆敢闯我内宫！出言挑衅，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

不归脸色微变。皇帝见他如此有些不忍，却熬不住心中怒火，又出言怒道：“你以下犯上，是死罪，朕不能再容你，却因当年誓言，也不会杀你。你滚出朕的禁城！朕此生不愿再见你！”说罢便要转身入殿，却听身后人用压低的嗓音说：“便遂了皇上的愿，看在以往师徒情长，顺祝皇上与皇后，杖辱不及身，刑祸不近座。”

这本是最寻常不过的客气话。可听在皇帝耳朵里，那一字一顿，都让他深觉受了侮辱。皇帝耐不住满腔怒火，怒极拔剑，瞬间便在不归脸上生生添划了一道伤口，血顺着下颚不断地滑下来。

他曾赞叹说，穷尽天下笔墨也画不出一个不归。

这样的风情，如今看在眼里，全然只剩可恨。

彼时，他们并肩临敌，势单力薄，占尽了下风。不归拼死护他撤退，两人比踵贴

① 跣，光着脚，不穿鞋袜。





去告诉皇帝，我要为他，
毁尽天下风情。

肩，藏身苦^①席之下。他少年意气亲口许诺：“若我能全身而退，杀出重围。践祚之日，定然杀尽宵小，许你一世荣华！”不归正用袖子擦去脸上血污，闻此豪言，抬头看他，眯着墨一般纯净的眼睛，笑着问：“何等荣华？”这是困境中的打趣话。可他当时却丝毫没觉得好笑，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归满身的血迹伤痕，一字一顿答：“杖辱不及身，刑祸不近座。”不归笑着应下，轻声说：“将来不要后悔才好。”

当时是如何赌咒发誓的，他如今早忘记了。

不归望着他，眼睛里像是有泪，淡淡凝成一路，顺着脸颊滑下来。可细看却只是雨珠顺着发丝不断落下，那眼眸沉沉的，看不出情绪。皇帝没想过，武功如不归竟躲不过那一剑，见那冠玉般的脸上增了伤口，一时间心情复杂，只讷讷看着没有说话。

不归面上剧痛，却也依然不语，只是盯着皇帝的眼睛，半晌才从齿间逼出一声冷笑：“你我之间，便到此吧。”

说罢，竟挥手做掌，一掌便断了那伤他的“铸龙”剑，拂袖而去。

皇帝不拦他，只盯着碎了一地的铁片，心如针砭。他仍记得当年是不归亲手铸了这剑送他，当时又怎么会想到，他们之间竟会落个这样的下场？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却是时光，留人不住。人不能留，情不能已。

不归，便是你有妙算神机，八斗高才，定然也难想你我不过这些光景，便落了个世事难料，散尽筵席。

不归腹中疼痛如绞，却半点不觉。方才阻拦他的小太监随着一千侍卫奴才，追在不归身后。见不归神情有异，众人皆不敢近其身。那小太监惨声问：“大人您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不归在风情廊末停住了步子，他周身雾气缭绕，脸色如纸，却依旧傲气逼人：“我能为他修流水亭，筑风情廊，自也能将这风情毁尽。”他唇边露笑，却悲从中来：“风情皇后？你便去告诉皇帝，我要为他，毁尽天下风情。”

说罢一掌击柱，风情廊轰然倒塌，烟雾散尽，碎砖堵住了流水亭进水口，水温顿减，秋日成冰。瞬间，双绝毁尽。

皇帝闻声到此，见不归负手立于废墟之上，双眼凝视着他，满是不羁。

“我不负先帝相托，更不负你。”

一番话毕，众人只觉眼前人影一晃，再定睛细看，早没了不归的踪影。

此刻，得知消息的太医院院首匆忙赶至，他见不归已去，忍不住跪下惨然哭道：“皇上怎可不顾旧情，逼走大人！他旧伤未愈，又如此动气，恐余毒复侵，后患无穷啊！”

皇帝听他这么说，顿时心中一凉，又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那太医老泪纵横，想到不归便也顾不得自己的欺君之罪，涕泪交加哭道：“昨夜皇上让微臣替大人验毒，是大人一早吩咐，让臣说了假话。大人说皇上日理万机，不过是余毒，不劳皇上操心，臣也是一时糊涂啊！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① 苦，用茅草编成的草席子。

皇帝猝然闻此，不由向后跌退几步，茫然环顾却再寻不得那人踪影。
不归，你究竟瞒了朕多少？骗了朕多少？
可纵使欺我瞒我，朕来此，也只因突然后悔没有告诉你——
那夜，流水亭，朕未负你。



第一章

chapter ❶

正是夏暖如织时。

若是在江南，则正是霏雨缠绵之季。然大宓京都长安处北，此刻虽时有雨下，却仍是燥热不堪。

酷暑之时，不少人携妓出游避暑，此实乃美事乐事，而无闲出门远游的，便只能来花楼中消遣。

一入夏，京中最富盛名的风月场——容芷的生意更是出奇得好。这还要归功于它云集的美人和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容芷，也不知是从哪请来的工匠竟想出此等妙法解暑。这楼的梁柱直径巨大，似竹节内中空，从梁上寻，隐约见顶上有暗门直通梁柱。一到盛暑，容芷内便有专人往柱子里添冰降温。一旦冰化为水则从地下暗道排往城外护城河，一天添冰三次，使得夏季容芷楼内不仅是温香玉软，且阴凉舒适。

这日，天干气燥。刚过正午便有两位衣着光鲜的客人，大摇大摆地从正门往容芷里面走。迎客的鸨儿，见两位衣着谈吐皆不凡，心道是来了贵客。再加上两位客人都年轻且俊朗，顿时她脸上的笑意更艳了几分。

“我道是谁来了，不曾想是两位英俊的公子。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那鸨儿不似其他楼里的那样浓妆艳抹，只拍了一层薄粉，画了眉，描了唇，笑语盈盈却不多虚伪，让人很是受用。

来人中更为年轻英俊的少年公子，听了鸨儿娇滴滴如同黄莺一般的声音，顿时朗声笑了起来：“我说这‘容芷’为什么这样有名呢，竟连招揽客人的鸨儿也比其他地方的更招人喜欢。”

那鸨儿听人这般夸奖，顿时笑容更盛，一方锦帕捂住嘴笑着说：“公子取笑了。看公子面生，想必是新客上门，可有中意的姑娘？”她一向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夸奖她的客人不计其数，可那话从年轻神俊的公子哥嘴巴里说出来却更是令人高兴了许多，她不由笑容更盛。

那公子听她这么问，随口答：“进容芷的客人，可不全为了姑娘。”他斜眼望了一眼站在花楼之上的一众女子，从鼻子里轻轻哼出一声，说道：“早闻云种公子才貌双全，拜倒在其门下的数不胜数。在下一直无缘见到，此刻便来会他一会。”云种是容芷的四大花魁之首，虽是男儿身，却因形容秀丽而名噪一方。





若不是那年，有人手持玉扇搅乱一池春水，便没有今天，有人穷尽血泪只求没有当年。

听他这么说，随行那位形容秀美的少年，神情不安地拉了拉他的衣袖，轻声道：“公子，还是回去吧。要是被当家的知道了……”这声音细而尖极若女子，神色也非常忐忑。阅人无数的老鸨立刻看出了道道。看来是富家的公子哥带着随从出门狎妓，又怕被家里知道。

她立刻抓住随从的手娇笑着道：“这位爷也是头一回来吧，容芷的姑娘个个善解人意，您要是知道了其中的好处，想是皇帝老子也不怕了！”

她这话刚说完，另一位富家公子样的少年立刻脸色稍变，皱了皱眉头，她心下一惊，莫非刚刚有什么话说错了？好在那少年很快恢复了脸色道：“云种现下可有空？”

云种是容芷的镇门之宝，哪是说见就见得。老鸨面露难色道：“云种公子有言，近日天气燥热，只愿待在屋内，不愿待客。”

“哪来那么多废话！”这公子本相貌不凡，鼻高唇薄，浓眉亮眼，听言微有烦躁，皱眉一喝竟是贵气横生。

老鸨见多了权贵，立马知道这大抵真是位贵人，开罪不起。却仍有心要试他一试，伸出一掌做为难状道：“这是云种公子的吩咐……”话还没说完，手掌上竟多了一锭足金的元宝。她大喜过望，立马笑着弯腰道：“云种公子虽然有言，但为了贵客，耐暑出来接待也是应该的，奴家这就安排，这就安排。”她步子一转便要往楼上去，却被一声“且慢”喝住。

定睛一看，来人是京城第一富商，顾顺富。他人与名极为不符，名字大俗，人却极雅，相貌平平却不是獐头鼠目、肚肥肠油之徒。他算是云种的常客。

顾顺富这一喝让老鸨停住脚步，转头望他，化了妆的脸也笑开了：“原来是顾老板，失礼，失礼。”

先来的少年公子，心想：顾老板是个什么东西？也值得你搁下我不管，还笑得这样花枝乱颤？他不悦地出声催道：“还不快请云种？”

顾顺富进门，身后带了数名随从。论人论势显然远超新来的公子哥。老鸨更是为难了。一个是新贵，一个是旧客，得罪了哪个都不行啊！

顾顺富虽有财有势但从来儒雅，从不仗势欺人。此番见老鸨为难，便转头向那公子揖了一揖道：“前日，我与云种便定下今日之约。今日来迟了些，不想竟有人先点了牌。古人有云，君子有成人之美。还望阁下……”

他话还未说完，便被那贵气傲然的少年截去了，只见他慢然扭头道：“自古便有先来后到之说，我既有先来，云种便该先待我，哪有让你的道理？”

顾顺富见少年架势傲慢，口气狂妄，便大概知道对方定是官宦子弟，自古民不与官斗，无奈之下便也只能不做他言。倒是他身后的仆人见主子吃了亏，心有不甘，嗤笑着道：“若真是官宦贵家的风流子弟，早该来了，我主人是容芷的常客，我常有幸来此，却未曾见过你，想必你也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来此地附庸风雅罢了！”

他这话不无道理。容芷是京城最有名的风月所，若真是爱消遣的富家子弟，也不可能以前一次都没来过。这公子面目英俊，平常人若见了定是不能忘记，可他看上去那样面生，一定是从没见过。

顾顺富和老鸨听这话有几分道理，便也不阻止他。那仆人面向为难的老鸨继续说：

“我主人既与云种公子有约在前，你便不该再替他应允其他客人。眼下应允了，便定然不可能两面都不开罪，云种公子一次只能待一位客人，另一位嘛……”他用眼睛扫了一眼脸色不善的少年，笑道：“自然只能改日再来了。”

老鸨有些动摇，她掂了掂怀里的金子，又望了望经常一掷千金的老客人，犹豫不决。

此刻仆人又开了口：“你瞧他衣着虽华美，却只带了一个随从。鸨儿啊，鸨儿，为了不知道几斤几两的新客人，得罪旧客，这似乎有损你八面玲珑的美名啊！”那厮意味深长的一席话传入耳中，老鸨如被迎面泼了一头冷水，猛地清醒过来，她讪笑着将手中捂热了的金子递给那公子哥。那少年望着金子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脸颊的肌肉不住地抽动着，气得浑身发抖。他带来的侍从也一改方才斯文软弱的模样，一把拍落了那鸨儿手里的金锭子，大声呵斥那冷嘲热讽的仆从道：“不知好歹的混帐东西，你竟敢开罪我家主人！”

有句话叫“打狗也要看主人”。被呵斥的那奴仆地位虽低，却是京城第一大户顾顺富的近身随从。有人当面呵斥，顾顺富自然也面上无光。他那平凡的五官顿时揪成一团，再看不出半点风雅，只有难堪。老鸨自知再这么下去便要都得罪了，只得咬咬牙，尖声喊道：“来人哪，把这两位公子请出去。”

这下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老鸨是要将年轻公子赶出去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壮年男子不知从何而来，顿时将两人团团围住。眼看着就真要动粗！就在此刻，一道声音从天而降，四字响而有力，略带怒意：“休得无理！”

众人皆往楼上看，老鸨顿时张大了嘴，出声保这少年的竟是京都巡抚陈武！

原来，这陈武也是容芷的常客。今日趁着朝廷因酷暑批假特地到此地纳凉寻欢，谁承想刚坐下不久，便被外头的异动所惊，亲自出来查看。这不看还好，一看顿时冷汗横出！

楼下的这人平常人可能不认识，可他绝不可能认不出来啊！是那位小祖宗呀！

此刻看热闹的人更多了，就在众人暗暗猜测这惊动堂堂京都巡抚的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之时，陈武边整理自身衣袍，边赶忙从楼上下来。他额头有汗，声音颤抖，说的话远不如刚刚那句“休得无理”那样气势如虹。他压低了身子，双手捧拳抖着说：“臣不知安亲王亲临，未能迎接，实乃罪该万死，请王爷恕罪！”说着他跪下身颤巍巍行了一个大礼。

此言一出，众人几乎都要背过气去。特别是老鸨与那开口的奴仆两人双双面色发白，眼前发黑，一下子昏死过去。

吓！原来这个面目英俊，贵气逼人的少年竟就是传说中圣宠最盛的安亲王爷！就是把天下人都得罪尽了，也不能得罪这位祖宗啊！

这个令堂堂京都巡抚冷汗横出的安亲王爷，是先皇荣帝的三皇子，当今圣上的亲弟弟，如今圣慕正隆的安亲王！

他不过一十有四。可年纪虽小，坊间传闻却颇多。

都说此人格乖张，脾气执拗，任性起来没人治得住。偏偏皇帝就是对他宠爱得





若不是那年，有人手持玉扇搅乱一池春水，便没有今天，有人穷尽血泪只求没有当年。

紧，平白无故便经常赏赐连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小王爷集了皇亲权贵的所有毛病于一身，却偏偏没学到亲哥哥，也就是皇帝陛下的那套铁腕手段，丝毫不懂得笼络人心，弄权玩政，朝中许多大臣对他颇有微辞，却碍于皇帝的手段与面子不敢道破。

总之，直截了当地讲这就是个单会闯祸的主！

大臣都说，果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先帝共有二女三子，两位公主都已出嫁，留下的三个儿子分别是现在的天子上皇甫寻，安亲王爷皇甫无争以及平甫王爷皇甫究。

天子上皇甫寻年方十八，却自有一套治世手段，一副皇帝心肠。说话行事，都自有度量，登基不到半年便已深得人心。再看其齐辈，安亲、平甫虽也都是一表人才、疏眉朗目的俊俏少年，但身居高位却让人有尸位素餐之感。平甫王年方十二，调皮好动，对人颐指气使，丝毫没有容人之度。相传曾有寿时，因琴师弹错了一个音，便下令废了对方的一双巧手，惹得先皇大怒，当众骂其竖子小儿却心如蛇蝎。

另外的这位安亲王，虽心肠不恶，却是个生来便能惹祸的主。近年稍长成，便更是修成了惹祸的精。偏偏他和当今皇帝是同一个母妃所出，皇上原本念他年幼也不苛责。只是最近……却为他那见不得人的癖好，不知发了多少大脾气！

你少年风流成性，但既生在多情薄幸的皇家，这便无可厚非。平日筵酒不断，既有人自愿赴约，不抢不强便也没什么好责怪。你爱美人罗裙，碟盏杯盘，这为皇室贵胄血脉天性。皇帝肚可撑船，有容有量，自也不与你计较。可你倒好，放着万花丛不恋，却偏只爱唇红齿白、目若潭泉的美少年，天生便染了龙阳之好，这就也难怪，皇帝对你虽然仍是宠爱，却常常因为琐事便要赏你一顿打。

皇甫寻现在正是火冒三丈！他本忖着天气酷暑，朝中又放了例假，大概可以消停几日。却不想刚过晌午，他特地派去监管安亲王府的大太监便连滚带爬地前来禀报说，安亲王爷失踪了。

皇帝一听顿时气结，大怒说如果半个时辰内不能找回安亲王爷便要奴才们的脑袋！

这不，被这天子之威吓得都如筛糠的一个个奴才，立马行动，不消半刻就从容芷带回了方才与众人对峙着的安亲王爷。

眼下这位不擅政事，不擅兵法，不擅笼络人心，却极长闯祸以及事后卖乖的安亲王本人正跪在殿下，不时偷眼看那位被他气得不能轻的“皇兄”。

皇甫寻和皇甫无争虽是同父同母，长相却极为不同。皇甫寻面若桃花，凤眸微抬，两片柳叶眉恰到好处，不粗不细，不浓不淡。本说这长相落了女气，可他目光坚定深邃，五官轮廓极浓，特别是那高挺的鼻梁，给这柔美的长相添了一份英气。他虽相貌稍柔却从小就被指明了是天子之相。反倒是相较更为英朗俊气的皇甫无争，那毫无心机可言的处世常被拿来和他的长兄比较。敢于进言的几个大臣都说，这三皇子虽目如星子，鼻若悬胆，长得英俊挺拔，风流倜傥，却仍是稚子心性，亟待雕琢。这话说得算客气了，其实说白了，皇甫无争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长得再好，再俊俏又

有什么用？有貌无才，出身贵族，说到底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一包草罢了。

事实上，要说这位小王爷一点不会看人眼色，那倒的确是冤枉他了。现下，他跪在堂下，不时抬眼偷望，心中正拟着千百种借口好掩饰今天自己闯的祸。

皇帝负手，看着堂上匾额所镂的“正大光明”四字，心中不禁一阵惭愧。先帝去得急，未能将堂下这个不肖子管教好，让他从小便任性妄为，现在更是染了男癖。刚刚听京城巡抚的那一番话，他这个做兄长的简直要气昏过去！堂堂安亲王，趁着恩假去妓院寻欢也就罢了。竟为了个小信差点被贱民打出门来！这传出去成何体统！

皇甫寻这么想着更是心中气结，也不顾皇甫无争可怜巴巴的眼神，便侧头朝门外喊道：“来人！安亲王目无尊长，今天朕便替列祖列宗管教他！来人！将先帝的龙杖请出来！”

龙威如此，让一向看着皇兄雷声大雨点小的皇甫无争傻住了！

好久才缓过神来哀叫着：“皇兄饶命！这龙杖这么粗这么厚，我哪里吃得住！”

皇帝看他如此，更是心生失望。不由侧身看着他，无奈地冷笑了一声。“你会惹祸，给朕置烂摊子，不过是这点痛又怎么可能吃不住？朕赏你十记打，打不死你，只是要你长长记性！”

皇甫无争听皇帝这么说，一时间哀号得更加卖力，他转头看见几个年轻的大太监很快搬来了板凳，负责执杖的太监也高举着先帝的龙杖，膝行上前。

心里又急又怕，求饶道：“好皇兄，我不要挨打！不要挨打！”

闯了这么多年的祸，他求饶的本领自然也不弱。他膝行两步上前抓住皇甫寻的衣袖拼命拉拽着，只盼能从那红漆漆两头金的棍下保住自己的小屁股。

皇甫寻心一软，却又转念想到：这个弟弟实在顽劣，此刻不管，将来定是管不住了。顿时心一横，冷声对那些奴才道：“你们还干站着做什么？难道要等朕亲自动手？”

皇甫无争心里更是哀叫连连，心道：今天非被皇兄打死不可。还是跑吧！

眼看求饶无用，默念着“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安亲王爷，全然不顾皇家尊严，一骨碌爬起来，撒腿就跑。

皇甫寻看到皇甫无争居然跑了，更是气急，挑着眉，黑着脸怒喊道：“拦住他！你们要是放他跑了，朕连你们一起打！”此言一出，刚刚还有心放这个把皇宫折腾得够呛的小王爷一马的众人，立马铆足了劲要抓他回来。

皇甫无争见刚刚还有心饶他的一干人，因皇帝的一句话就围堵过来，不由惨叫一声。他急中生智，脚一点地，腾空翻了个筋斗便跃出围堵。

冲过来的一群人顿时撞成了一团。

皇帝眼见众人都抓不住这个闯祸精，还狼狈成这个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对着正试图翻墙逃出去的胞弟喊道：“皇甫无争，你堂堂安亲王，居然敢给朕翻墙？看来你是一点廉耻都不要了！你别跑！朕非得打你不可！”

屁股都要保不住，还要廉耻做什么？你要是不打我，我至于这样吗？说到底，都怨你打我。这个时候你要是收回成命我当然不跑了！你说非得打我，那我自然非跑不可！

皇甫无争这么想着，顿时一肚委屈，他手脚并用一使劲眼看就要借着树干翻出墙

